

教师之歌

● ▲ ●
〔苏〕艾特玛托夫等著
彭庚 施林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G451
3

教师之歌

●〔苏〕艾特玛托夫等著
▲彭康 施林译
●湖南人



教 师 之 歌

[苏]艾特玛托夫等 著
彭 庚 施 林 译

责任编辑: 常 青

*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43,000 印张: 7.345 印数: 1—2,700

统一书号: 10109·2026 定价: 1.20元

湘人: 86—7

序 言

献上一杯斟满的美酒

能一次会见这么多来自苏联的教师，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之所以要用“会见”一词，是因为《教师之歌》里刻画的一个个老师如此栩栩如生，仿佛这些可敬可亲的师长就在身旁，就在眼前：他们那严峻而亲切的目光，他们那“会唱歌”的手，他们那因操劳过度而早白的双鬓，他们中指上那洗不掉的墨迹，他们那穿了数十年的破旧的大衣……还有他们那珍视天才的风格，他们那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学生的气度，他们那临危不惧、临难不苟的精神，他们那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作风，他们那闪耀着光芒的金子般的心。凡此种种感人的情景无一不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使人读后深为感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导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善于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良种”，在村头小山岗上栽培起参天白杨的园丁，才能培育出科学院院士、发明家、艺术家……

不是吗？在图画课上勾画老师脸谱的学生本应当受到批评，然而被描画的老师却因为学生把自己的模样勾画得十分逼真而称之为“天才”，还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只有傻

瓜才会怪罪于天才，对于天才要崇拜才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爱才的品格！

一堂图画课过去了，而琢磨着一会儿想画树，一会儿又想画鸟的小男孩最终竟一样东西也没有画出来。该不及格了吧？然而教师却赞赏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未来的诗人。多么富有远见！多么深邃的目光！

一个倚仗权势、请求教授破例照顾他过关的学生遭到严词拒绝，学生愕然而不知所措，教授在晓以“科学不喜欢搞歪门邪道的人”之理的同时，在漫天风雪的夜晚赶到学校去为他补课，帮助他以诚实的劳动顺利通过了过关考试，使他终于成为一名好医生。多么坚定的原则性！多么强烈的责任心！

白发苍苍、身体虚弱的女教师，为了保卫学生的安全，为了使敢于攀登的意志不受到挫折，忘记了个人安危，踩着马戏院里晃晃悠悠的绳梯，紧跟年幼的学生爬到了顶峰。多么无私！多么善于育人！

抱病在身、免服兵役的班主任，坚持奔赴前线，为国捐躯，以实际行动证实自己平日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的革命道理。多么言行一致！多么好的表率！

为了让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不致挨饿而影响学习，想尽办法，解囊相助，最后因遭到误解而被迫离开学校的年轻的法语教师，对学生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动人！

还有那在革命胜利初期困难重重的年代里，为了让村里的孩子摆脱愚昧和落后而受到嘲讽、凌辱，甚至惨遭毒打的“第一位教师”的光辉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感人至深！

虽然，初看起来，已经或将要载入史册的似乎并不是这些教师，而是享有盛誉的科学院院士，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新型飞机的设计师，以及那可能成为太空人的“小登高”和可望成为画家的小男孩……然而，对于那位院士来说，最神圣的是她的“第一位老师”，他的名字象一件无价之宝，永远珍藏在她的心底。因此当她坐在故乡中学落成典礼的荣誉席上时，深深地感到忐忑不安，她认为坐在这个席位上的不应该是她自己，而应该是她的第一位老师。她提议以这位用纯金铸成的人的名字为新成立的学校命名，她希望作家把这位老师的伟大而动人的事迹写出来供千万人传诵。那位遐迩闻名的飞机设计师则满怀深情地对自己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说：“要是没有您的话……”

是的，要是没有播种者，要是没有园丁，哪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每当我去出诊，每当我为病人减轻痛苦时，我都会想起您，想起您对我说的话……谢谢您，教授！”这就是那位在教授的帮助下踏上光明之路的医生若干年后发自肺腑的心声。

不难想象，那个在图画课上什么也没有画出来的小男孩如果真的成了诗人，将会为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写下多么美好的诗篇；那个总是一心想登高的孩子一旦成了太空人，将在那里为抚育自己成长的老师树起一座多么高大的丰碑！因此，应该说所有这些教师都已经或将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载入史册。不同的是，这是一本不寻常的史册，一本由千千万万个学生共同撰写的《教师之歌》。

一下子会见这么多的优秀的苏联教师，结识这么多呕心沥血、为培育英才献出毕生精力的教师，我的心啊，久久不能平静。我象品尝了一杯美酒一样，陶醉于其中了。我想，译者献给我国教师们的这个集子不正象一杯斟得满满的美酒吗？它将温暖正在为神圣的教育事业不辞辛劳的教师们的心，给他们带来慰藉，给他们增添力量，激励他们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况平和

1985年夏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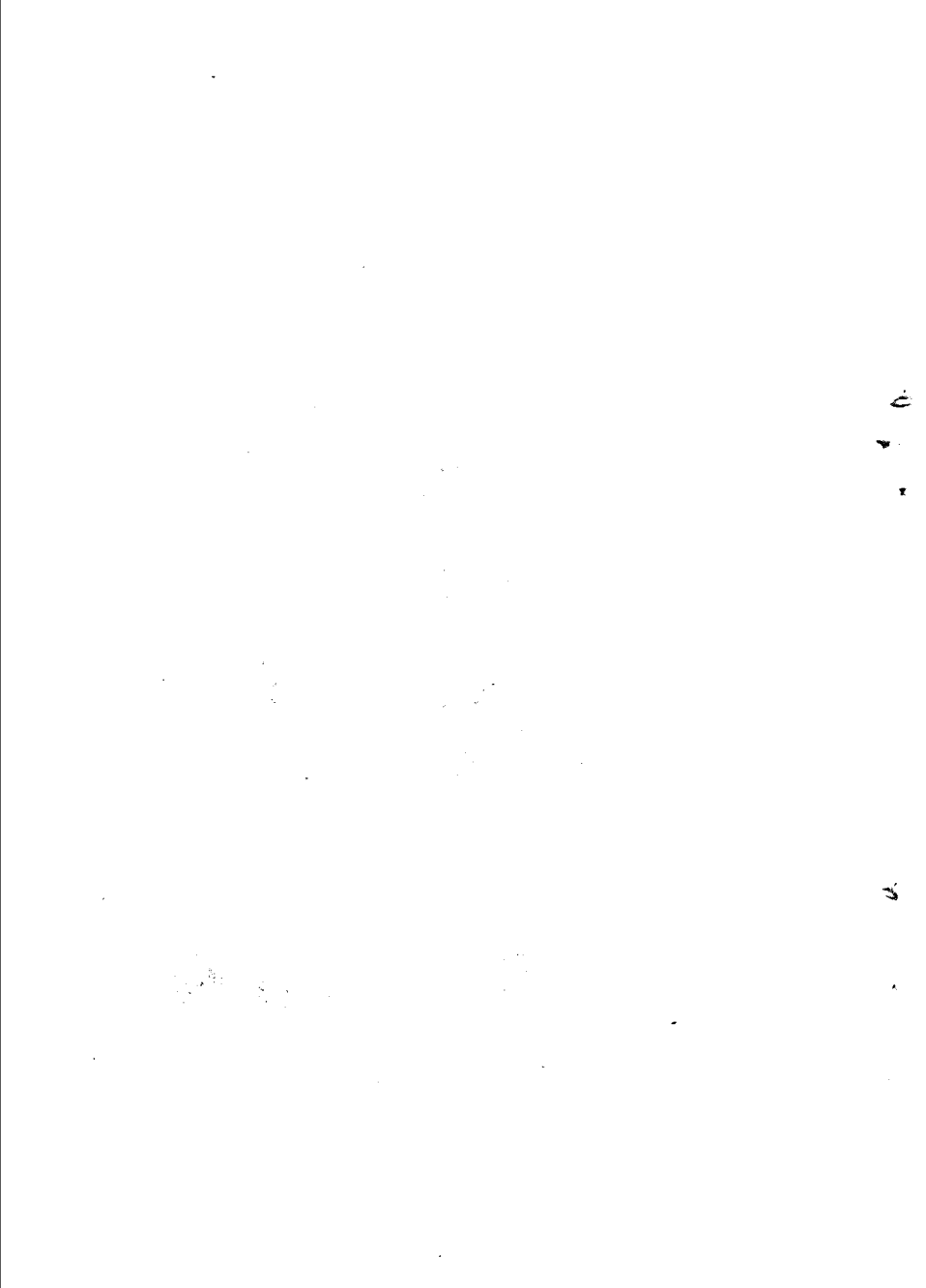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言.....	况平和 (1)
第一位老师.....	Ч·艾特玛托夫 (3)
师生之间.....	В·拉斯普京 (79)
冬天的橡树.....	Ю·纳基宾 (109)
谢谢您 教授.....	Р·尔扎 (125)
我错了 老师.....	Ю·邦达列夫 (137)
有趣的问答.....	М·斯鲁茨基斯 (151)
在黑板前发生的故事.....	Л·卡西利 (165)
良种.....	Т·泰斯 (181)
这是一个天才.....	В·田德里亚科夫 (187)
班主任.....	В·阿姆林斯基 (193)
最高的梯子.....	Ю·亚科普列米 (205)
老师 向您敬礼.....	А·库兹涅佐娃 (215)



第一位老师

Ч·艾特玛托夫 著



我

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立即流入了我的房间。借着逐渐转明的淡蓝色的熹微，我仔细端详着刚刚开始动笔的一幅画的草图。画稿确实不少，因为我已经多次重新下笔了。但是，目前对整幅画作评论还为时过早。我尚未把握住主要的东西。这东西正如这初夏凌晨的朝霞一般，来得十分突然，而又十分必然，它变得越来越鲜明，它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无法说清难以捕捉的音响。在这黎明前的静谧中我徘徊、思索、思索、再思索。多少个黎明都是这样。而每次我都深深地感到，我的这幅画还仅仅是一个构思。

我不喜欢事情还没作完就早早地谈论，早早地声张出去，即便对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这倒不是因为我思想狭隘，惟恐别人了解我的工作，只不过是以为，今天尚在摇篮里的婴儿，明天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很难预料的。评价一部尚未完成，尚未脱稿的作品也是一样。这次，我却一反常规，希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更确切些说，我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对这幅尚未完成的图画的构思。

这绝不是心血来潮，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感到，我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完成这幅画的。震动我的心灵、激励我拿

起画笔的这段故事太深刻、太伟大了。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把它表现出来的。我怕我不能把这杯斟得满满的美酒一滴不洒地奉献给大家。我希望人们能帮助我，给我出主意，提示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人们哪怕只是悄悄地在心里和我一起站在画架前，和我一起激动也好。

请不要吝惜心中火热的激情，请你们走近一些，我有责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



我们的库尔库列乌村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宽阔的草原上，无数潺潺小溪从山间的沟沟壑壑中流下来，然后汇聚到这里。村子下面，是一片黄土盆地——哈萨克草原、黑山支脉、还有那条越过草原通向西方天边的铁路，犹如一条带子环绕在草原的四周。

村子前面的一座小山岗上，耸立着两棵高大的白杨。我从一记事开始就忘不了它们。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我们库尔库列乌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两棵白杨。它们长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就象是矗立在山上的灯塔一般。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是因为童年时留下的印象对人格格外珍贵，还是因为我是搞艺术的。总之，每当我下了火车，乘汽车穿越草原返回我的村庄时，第一件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用眼睛寻找我那两棵心爱的白杨。

尽管它们长得十分高大，但距离太远也未必一眼就能看

见。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永远都是能够感觉得到、看得见的。

不知有多少次我从遥远的地方回到我的库尔库列乌村，每次我都怀着隐隐作痛的相思之情想道：“我是不是很快又能见到那两棵孪生的白杨呢？赶快回到村庄，赶快爬上山岗，走到白杨树前去吧！然后，便可以久久地站在树下，如醉如痴地倾听那树叶的簌簌声响。”

我们村里各种树木多不胜数，但这两棵白杨却与众不同，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或许，还有自己特殊的、善于歌唱的心灵。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总是摇动着枝叶、相互摩挲、永不停歇地唱着它们那曲调变幻万千的歌子：有时宛若潮头翻起的轻轻的浪花，拍打着岸边的沙砾；有时，又如一阵热切激情的私语，象看不见的火星般地 从繁茂的枝头掠过；有时，在平息了片刻之后，忽然间抖动起所有的树叶，高声长叹，仿佛在思念着什么人。而当乌云翻滚，雷雨、风暴袭来，枝条被折弯、树叶被纷纷吹落时，两棵白杨便摇曳着柔韧的身躯，象飞腾的火焰一样，呼呼地吼叫。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两棵白杨的秘密。原来，由于它们挺立在四面临风的高处，所以对最微弱的气流都会有所反应。每片树叶都能敏锐地感觉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小风的吹拂。

尽管我发现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却丝毫没有感到失望，我那珍藏至今的儿时的感受依然存在。时至今日，我仍觉得

山岗上的那两棵白杨与众不同，具有灵性。我的童年，就象是一块具有魔力的、从绿色玻璃上掉下的碎片一样，留在它们的身旁了……

暑假开始的前一天，我们一群小男孩跑到这里来掏鸟窝。每当我们打着唿哨喊叫着奔上山岗时，白杨巨人总是轻轻摇曳着树干，仿佛是在用自己的绿荫和温柔的树叶发出的簌簌声来欢迎我们。我们这些赤着脚的淘气鬼一个帮着一个，攀枝登杈地往树上爬，搅得鸟儿王国一片惊恐。一群群受惊的小鸟吱吱地叫着，在我们头上盘旋。可我们却全然不予理睬，谁管得着这些！我们越攀越高，当然，谁更勇敢、更灵活就爬得更高。爬上了顶端，爬到只有鸟儿才能飞到的高度，此时，在我们的眼前便神话般地展现出了一个无限广阔、明丽无比的世界。

我们为世界之大惊讶不已。每个人都屏神静息、一动不动地攀在自己的树杈上，忘掉了鸟窠和鸟雀。以前，我们总以为集体农庄里的马厩是世上最大的建筑，然而从白杨树端望去，那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棚子。村子后面，一片广阔的荒原消失在朦胧的薄雾中。我们极目远眺，凝视着草原那边灰蒙蒙的远方，看到了许多以前连想都没想到的土地，见到了无数以前闻所未闻的河流。那远在天边的河流宛若一条纤细的飘带，银光闪闪。我们隐匿在树枝间纵情遐想：这就是天边呢，还是天外还有天，还有如这里一样的乌云、草原和河流？我们隐匿在树枝间凝神谛听那人世间很难听到的风声，树叶应着风声窃窃私语，喃喃地讲述着那些隐藏在灰

蒙蒙的远方那诱人的、象谜一样的地方。

听着杨树的喧响，我的心由于既胆怯又愉快而扑通扑通直跳，在杨树的永无休止的簌簌声中，我竭力想象着那些遥远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时，我惟一没有想到的是：把这两棵树栽到这里的是谁？当这个不知名的人把小树的根埋进土里时，他们幻想过什么，说了些什么？他在这座山岗上照料它们时，曾经抱过什么样的希望？

不知为什么村里的人都把这个长着两棵白杨的小山岗叫作“玖依申小学”。我还记得，当有人寻找丢失的马匹，向路人打听说：“喂，你看见我那匹枣红马没有？”时，人们往往会这样回答他：“到山岗上去找吧，昨天夜里在玖依申小学附近有人放夜马来着，你到那儿去看看，没准能找到你的马。”我们这些小男孩模仿着大人，也不假思索地总是说：“走吧，伙伴们，到玖依申小学去，到杨树上赶麻雀去！”

村里人说，这座山岗上曾经有过一所学校，可是我们连学校的影子都没有见过。小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这里徘徊，东找西看，希望能找到哪怕学校的一点残迹也好，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后来，我开始觉得奇怪，人们为什么把一座光秃秃的山岗叫做“玖依申小学”呢？有一次，我问几位老爷爷，这个玖依申是什么人。他们中的一位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说：“玖依申是什么人？不就是住在这里的那个‘瘸羊’村里来的人呗。那是老早的事啦，那时玖依申还是共青团员呢。山岗上有一间没人用的小棚子，玖依申就在那里办起了学校，教孩子们念书。其实那哪算得上什么学校啊，

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哎，那年月可真有意思，那时，谁能抓住马鬃，把脚伸进马镫，谁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玖依申就是这样，想起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那个小棚子连个石块儿都没剩下，惟一留下的就是这么个名字……”

我不太熟悉玖依申。只记得他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高高的个子，颧骨凸出，两道低垂的鹰眉。他家在河对岸，在第二生产队的那条街上。当我还在村里时，玖依申是集体农庄的管水员，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有时，偶然也可以看到他骑着马从街上走过，马鞍上系着一把大月锄。那匹马有点象它的主人，也那么瘦骨嶙峋、细腿细脚的。后来，玖依申老了，人们都说他当上了邮递员。这些都是顺便说一说，问题不在这里。在我当时的概念中，共青团员都是干起事来热火朝天、说起话来慷慨激昂的优秀骑手，是全村最富有战斗性的人。这种人常在会上发言，也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和违法乱纪的盗窃犯。因此，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满脸胡子的、温顺的人居然曾经当过共青团员！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虽没有多少文化，却曾教孩子们念书，这实在叫我无法理解！坦率地说，我曾以为这是我们村里流传的诸多神话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

去年秋天，我接到村里给我发来的一封电报。乡亲们邀请我去参加新学校落成的隆重典礼。这所学校是我们集体农庄自力更生建成的。我立即决定前往参加。在我们村大喜的日子里，我哪能呆在家里！我甚至提前几天就动身了，打算在故乡到处走走、看看，画几张新的速写。在乡亲们等待

的贵宾中，还有应邀前来的科学院院士苏拉依曼诺娃。据说，她要在这里逗留一两天，然后直接从这里去莫斯科。

我知道，这位如今声名赫赫的女人从小离开我们村到城里去了。当我也成了城里人之后，结识了她。那时她已上了年纪，体态丰盈，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露出一绺浓密的银丝。我们这位知名的同乡是一所大学的教研室主任，讲授哲学，还在科学院兼职，经常出国。总之，是一位大忙人，我没有机会和她深交。但是我们无论在哪里相遇，她每次都要问长问短地打听村里的情况，而且还一定要对我的作品提点看法，虽然有时只是三言两语。一次，我鼓起勇气对她说：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您要是能回去一趟，跟乡亲们见见面该多好。村里的人都知道您，都以您为骄傲，但他们对您的情况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有时，还有人说，看来我们乡里的大学者成名之后就不认我们啦！她把回故乡库尔库列乌的路给忘了吧。”

“当然应该回去一趟，”听了我的话，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苦笑了一下，“我也早就渴望能回库尔库列乌故乡去呆几天，很久没有回去过啦！是的，村里确实没有我的亲人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一定要回去一趟，我也应该回去，我是多么怀念故乡啊！”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来到村里时，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集体农庄庄员们从窗口看到她的汽车，一下子都涌上了街头。认识她的也好，不认识她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人人都想跟她握握手。看来，阿尔狄娜依·